



烟火人生

王对生散文作品集

王对生 著

当写下第一篇散文且印成铅字见报的那一刻，我知道，储存在记忆里村庄的闸门也就此打开。它像一条清泉，抚过我的每一寸肌肤，流经我的每个心房，舒坦而惬意。它是一道风景，叫人百看不厌。家乡的码头、浓浓的年味，冬天在冰河上打「老牛」的孩子，夏收河边饮河水的黄牛……村庄里的人、事和物，都仿佛像活了一般，徐徐向我走来。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烟火人生

王对生

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火人生 / 王对生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16.9 (2017.1重印)
ISBN 978-7-227-06445-9

I. ①烟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9080号

烟火人生

王对生 著

责任编辑 陈 晶
封面设计 伊 青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王杨宝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nxp-ph.com>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6547358.taobao.com>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nxrmchs@126.com renminshe@yrpubm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19391 505210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3866

开本 889mm×1194mm 1/16
印张 16.5 字数 200千字
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
印次 2017年1月第2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227-06445-9/I·1665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旧日子的味道

对生大姐也要出书了，书名定为《烟火人生》。我有幸作为这部文集的第一位读者，并被委以作序的重任。心下惶惶的，担心自己愧对朋友的信任。我用数月时间通读了全文，最直接的感受是，这是一部用来怀旧、铭记的文学作品集，内里有太多曾深深影响或感动过我们，同时也正在被我们逐渐遗忘或忽略的旧日子的味道。是以，我在思考了很久很久以后，才斗胆用这句话做这篇序言的题目。

文学是个落寞的事业，但心里装有文学的人一定有一颗火热的心。我们借这颗本真的、柔韧的、多思多情的心去感知生活的真味，并希图从中挖掘出人世的一些最美最本质最动人的情怀。就是这样的基础上，广大文学作者和爱好者，才会不舍昼夜地书写和阅读，才会通过这些具体入微的生活实践参悟生活，发现并创造美的生活，给生活以一丝甜腻的味道，和无穷尽的动力。

随手翻开对生大姐的这部文集，时刻都能通过她文字的引导深入到那些久已走远的旧日子的场景，也时刻能感受到作者着力记录和描述的旧日子的味道，心下也会随作者一起深情追忆、缅怀那往昔、那味道。因为，我们大都经历过那种日子的甘苦，也曾对这种味道有过深刻的体会。然而，那些日子碎片已经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了，那种让我们心之向往的味道正逐渐被现代“快餐式”滋味所稀释所取代。相信作者和我都无意讨论两种味道孰优孰劣，不可否认的是，那些旧日子里曾装着我们对生活的全部渴望，

也曾深深影响或感动过我们，有我们不该忘却不该舍弃的一些美好东西。因此，记录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。

对生大姐深情地记述了一些老物件、老习俗、老故事，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浓浓的、醞醞的旧日子的味道。这味道经由作者或许还略显急切和粗糙的打捞、整合、包装，已然成了一道文字盛宴。老码头摆渡人、同事、朋友、亲戚、姐妹，这些日日萦绕在记忆深处的旧识，和由他们生发的故事，都是作者浓墨重彩记述的对象，他们的故事里透着旧时光的种种引人深思的可爱可敬；积肥、看瓜、生火炉、编草帽，这些业已淡出现代人视线的劳动，犹似在作者脑海中生了根，发了芽，并通过作者客观真实的记录再度焕发出光芒；泥炉子、野菜、秋风落叶、旧婚俗、旧讲究、乡间老匠人、乡村的树木和月光，这些旧时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，再难觅迹，但作者用深情的笔触，再一次把它们拉回来，让我们切实感触到旧日子透出的种种美好滋味。

对生大姐是个一心向善的老好人，她勤勉多思，她试图通过文字传达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，引人走向高远。但这引导又交付给文字，让文字“润物细无声”地发挥作用，不做作，不张扬，不强加。这些，在《人生中的等待》《当下的孝行》《法门寺钟声》《善小而为之》等篇章尽显无疑。我十分欣赏这种做法，不管我们来自哪个群体，从事什么职业，都要尽可能地做个好人，做一个问心无愧、于社会和他人有利无害的好人，我们才可能感染和教化他人，焕发出更多的正能量。为文之道也亦然，很难想象一个口到行不到、口是心非的所谓文人能创作出什么好的“作品”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对生大姐的真挚善良给这部原本略显拙朴、生涩的文集增了光、添了彩，让熟悉她的我们感觉到，她的一篇篇文字全部出于心声。

纵览全书，对生大姐所记述的，正是我们日渐忽略和遗忘的；对生大姐想要表达的，正是我们时常思慕却又未曾系统追思或书写过的。这些旧

日子的味道，直率又坦然地跃然纸上，不由让人感到亲切可近。对生大姐所写的日子旧是旧了些，但她对旧日子和生活的态度是真诚无私的；对生大姐追忆的旧日子的味道老是老了些，但这味道于现代生活却是弥足珍贵的；对生大姐的笔法虽稍显稚嫩，但她的书写却是极为虔敬疏朗。

诚然，我们都是文学大军里的未名者，充其量是在文学这广阔天地里自由率性地汲取养分，并做着一些琐琐碎碎的文学梦的追梦人。我们无意于追名逐利，我们无意于靠文学获取什么，我们甚至无意于著书立说。但我们一直在写，一直在用心体味身边的一切。我们的作品，是我们留给这个世界，或者单单留给我们自己的幸福记忆；我们乐意让这“写”，成为一种常态，成为一种习惯。也可能，终其一生，我们永远是文学天地里的花花草草，成不了树苗，更成不了大树。但这又怎么样呢？文学是我们此生不悔的选择，我们愿意在她芬芳的味道里沉醉。更大的可能是，我们最终会从文学里汲取足够多的养分，然后无愧地在地人活、奋斗。

这些拉拉杂杂的文字，被我滥竽充数地拿来一本天然生成的文集的序，实在有愧。愿我们以此共勉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让我们的人生之花开得更绚丽一些。

是为序。

石 也

目 录 ·

孙家码头 / 001
逝去的年味 / 004
家乡的河流 / 007
梦回董府 / 009
似曾相识燕归来 / 012
一生的老师 / 015
母亲心 / 017
法门寺钟声 / 019
悠悠木鱼声 / 022
孝行在当下 / 025
洗礼了青春岁月的经典老电影 / 027
少女小鱼 / 031
二月二豆飘香 / 033
冬日火炕 / 036
村庄的早晨 / 039
湮没的麦草方格 / 042
初识海原 / 045
本色寺口子 / 050
乡村月亮 / 053

目 录 ·

布谷声声催耕种 / 056

梨花入梦 / 059

我的姐姐们 / 063

通湖草原上的风 / 070

守望瓜屋 / 072

医院里的花树 / 076

风扬麦场 / 078

行走的麦子 / 081

我的嬢娘 / 089

知青一家人 / 094

钻石婚姻 / 098

秋叶无言 / 102

秋天的菜地 / 105

谁言寸草心 / 109

乡间匠人 / 112

那年高考 / 123

花穗青纱帐 / 125

农夫父亲 / 128

善小而为之 / 132

老理发师和她的店 /	135
树的形象 /	138
村庄印记 /	146
祖父与外公 /	157
赤脚医生 /	161
炉火灯光 /	164
繁华落尽看秋荷 /	167
又是一年蒲黄时 /	170
重温乡俗 /	174
干爹干娘 /	192
划排子的人 /	197
农家姑娘的草帽情 /	202
泉水雨声太白山 /	205
高粱的馈赠 /	209
踏着积雪看社火 /	211
人生中的等待 /	213
心灵契约 /	215
四 爷 /	217
活色生香 /	219

目 录 ·

烟火人生 / 223

护生者护心也 / 226

烟 火 / 229

校园铃声 / 237

白衣天使 / 242

乡村老秀才 / 244

村庄寺庙 / 246

后记：心中的桃花源 / 250

孙家码头

读沈从文的小说《边城》，看到祖孙俩在河边手拉纤绳摆渡的情景，似曾相识的一幕在我的心头萦绕，只不过四十多年岁月阻隔，有多少人和事，已非往昔，但家乡的驿站——孙家码头，历历在目，仿佛如在昨天。

素有“天下黄河富宁夏，宁夏黄河富中卫”之说，我的家乡河沟村就在黄河岸边，世代依傍黄河而居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为了方便社员到河对岸去耕种，大队决定建一个渡口，造一条木船，渡口的地点选在黄河的拐弯处一个叫倪园的生产队边上，那个地段也正是河两岸距离最近的地方。码头用大石块砌成，上面覆盖土和砂石，走在上面感觉特别瓷实，有一种安全感。码头高四五米，宽三米，上面又盖了一个操作和瞭望用的小屋，屋内设有电动机和电闸。码头在平坦的河边兀自耸立，甚为壮观，像一个龙头把持着咽喉要道，似乎随时要锁住滚滚的黄河水。河对岸与之相接应处也砌了塔墩，用来连接渡船的钢绳从河面上空穿过，滑轮与船体相连。开渡船的是我小学同学的爷爷，姓孙，年过六旬，身板硬朗、耳聪目明。孙爷爷开船的动作极为敏捷，渡船时全凭目测耳听，经验老到。他家离码头不足一公里，村中孙姓只他一户，故而，孙家码头由此叫开。

码头下面有一块开阔平坦的空地，渡河的人在这里稍作休息等待过河，常常一袋烟工夫，船就打个来回。这期间孩子往河里丢石子打水漂，妇女蹲在河边洗手、洗脸，大声拉着家常。胆大水性好的小伙子们跳到河里去洗澡、耍水，老人们则惬意地抽着自家种的旱烟眯眼小憩，燕子贴着水面

叽叽叫着，不时有黄河鲤鱼在水中翻飞……那一刻，人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。凉丝丝的水汽裹挟着风抚过人的肌肤，凉爽、舒坦，顿时，人们忘却了饥饿、烦恼和劳累。

夏收季节是渡船最繁忙的时候，开船的人中午往往连饭都顾不上吃，这时，家里送饭来的人就暂时替换了孙爷爷，可他仍不放心来往渡船的开闸。等待过河的两岸，人声、马嘶声鼎沸，过往的人、车辆、牲畜穿梭不断，好一番热闹夏收的劳动场面。

夏天，渡口繁忙而热闹，似青年小伙，永远有使不完的劲。若遇雨天河水时时猛涨，水流湍急，渡河危险大，易出事故，所以渡船的人格外小心，就这样还是有出意外的时候。我母亲就经历过一次惊险时刻，夏收时母亲和姐姐到河滩收麦子，坐船到河中央的时候，船体遭遇了漩涡，木船旋转倾斜，这时母亲正好站在船舷边，人和粮食霎时落入了河中，船上的人一片惊呼，等人们反应过来时，稍识凫水的母亲已眼疾手快地攀住了船沿，被船上的人及时救起。

冬天河面结冰，行人和运肥料的马车能直接从冰面过往，这时候，孙家码头一片寂静，像在默默修整疗伤，开船的爷爷却耐不住寂寞，隔三岔五到码头转一圈，似乎他的魂被码头牵去了。

孙家码头的渡船，承载了无以计数人、物、粮食、牲畜的过往，在食物匮乏时期又承载了村里几代人对粮食的渴求。它年复一年无言伫立、固守着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面向黄河喃喃诉说着曾经的辉煌。

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渡口，它是一个时代的标志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随着黄河水源流量的逐渐减少、社会发展的遽变，新建的水泥桥已代替了过去的木渡船，至此，码头的使命宣告终结，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人们远离了码头也忘记了码头，在万籁寂静的夜



孙家码头

晚，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，会被心底一个久远的记忆所触摸——那就是养育、温暖、丰富了我们生活与人生记忆的孙家码头。

逝去的年味

“三星晌午过年，三星后晌种田”。那些年，到了腊月，小孩子总是爱追着大人问：“多会儿才过年呢？”母亲就说：“三星晌午就过年了。”这句话一直印在我幼小的心里。到了晚上，找着天上七星的位置，看呀看，盼着三星快点移到天空的正中央，那时就过年了。兴奋、迫切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，过年可以穿新衣服、吃好的、看社火、无忧无虑地玩耍……

逼近年关，过年的气息已处处弥散，母亲开始给我们做新衣服、纳新鞋子了，孩子们也不闲着，帮母亲裱鞋底剥麻皮、搓纳鞋的麻绳，姐姐则帮母亲扫尘、拆洗被褥等。在三星就要移到天空中央的时候，村庄里每个角落都能嗅到过年甜丝丝的味道了，扑面而来的喜庆洋溢在大人、孩子的脸上。条件好些的家户已开始请屠户杀猪宰羊，准备过年的肉食。这场面隆重得像是一场盛宴的开始，会引许多庄邻前来观看。晚上是大人们最忙碌的时候，烙毛、洗下水，连夜煮出能飘半村子的杂碎香味来，第二天，一大锅酸菜芋头烩杂碎就被族人和庄邻们吃个锅底朝天。

过年阵势最大的莫过于做面食。家家把平时攒下、舍不得吃的白面用来捏枣面馍馍、炸饅子、做夹食，每每这个时候，全家老少齐上阵，揉面的、翻炸饅子的、烧火的，个个忙得不亦乐乎。面食活计完成后，人们陆续开始准备过年的食材。豆腐便是其中之一。磨豆腐颇费时间，先要选好黄豆并且泡上一天，摆好石磨，套上毛驴，人必须极有耐心地慢慢往磨眼里均匀地灌豆子和水，磨好一盘豆腐得几个时辰。流下的豆汁用卤水一点，

立刻凝成了一盘软腾腾、白嫩嫩、冒着热气的豆腐。切上一块，浇上油泼辣子，就是一碟引人垂涎的美味。

生绿豆菜、黄豆芽菜是冬季里每个家庭主妇的拿手活。黄豆或绿豆在热炕上，经过五天左右温度适宜的捂、换水，一粒粒饱满、披着外衣、带着尾巴的豆芽菜就生成了。春节里豆芽菜焯了凉拌或热炒都是庄稼人待客必不可缺的。晚上，大队部院子里舞龙的小伙子，村小学排现代戏的姑娘、小媳妇们伴着悠扬的音乐声，翩翩起舞，吸引着村里的少年们不知疲倦地整晚观看，整个村庄都沉浸在对过年的期许中。

诗经云：“三星在天，今夕何夕？”“三星高照”的除夕之夜，大队部院里的戏台上早已灯火通明、锣鼓喧天，村里自己排的现代戏《兄妹开荒》、京剧《窦娥冤》已敲响了开场的锣鼓，院子里满是黑压压看戏的人。家里昏暗的灯光下只有母亲忙碌的身影还在闪动，而我们早已搬个小凳子看热闹去了。

大年初一，睁开眼睛便闻到了饺子的香味，母亲告诫我们说：“初一有习俗，为求来年平安，不能动刀拿剪子，不能登梯子上房。”家里的人都敬畏老祖宗传下的习俗，不敢越矩。

过年的几天里，我们撵着到邻村和公社去看秦腔戏、看社火。那时，多么厚的雪都阻挡不住我们顽皮脚步，在浓得化不开的年里头，空气仿佛都散发着香喷喷、甜丝丝的味道。父母领着我们走亲串户，似乎要把平时积攒的亲情统统补回来，至今想来，一年到头，他们哪有片刻的歇息？而年少不识愁滋味的儿女却浑然不知。

从大年初二开始，耍龙的队伍沸腾了挨家挨户，大人孩子都要从龙身子底下钻个关才好像尽了兴、满了愿，都希图个来年消灾免难。大年初五吃饺子填穷坑，初七吃拉魂长面，这都是祖祖辈辈遗留下的习俗，一样也

不能耽误。

过年，浓缩了村民们一年的开心和满足，在漫长的冬天里温暖着乡村人的心念。春节似乎一眨眼就过完了，大年初七、初八生产队队长已扯开嗓子喊着社员要准备春耕。正月十五年尾的鞭炮响过，一年一度的春节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
过年虽然只有短短几天光景，但是村民们对过年盼望、期待的心情使他们忘却了无数个日子的艰辛。年里头，人们无忧，尽情享用着一年收获的果实，他们是知足的，又是快乐的。在如今衣食丰足的日子里，过年之于我们每个人已显得稀松平常了许多，那曾经浓浓的年味已渐渐离我们远去了。至今想起，逝去的年味令人回味。

家乡的河流

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，在其中一个拐弯处就依偎着我的家乡——河沟村，祖辈们世代生活在这里，过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，听着黄河的涛声入眠，饮黄河水长大，两岸飘香的水稻更是须臾不离黄河水的浇灌。

万物复苏的春天，黄河之水就担负起了它的历史使命——灌溉良田，滋润禾苗。皲裂的山脊因有了引黄灌溉，挂上满园果实；家乡的大米有黄河水的日夜滋润而闻名遐迩；一切物种因为黄河之水，生机勃勃、春意盎然。

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到了汛期，黄河怒发冲冠，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，怒吼、咆哮，裹挟着泥沙横冲直闯向东奔去，露出了它骇人的一面。顷刻，大片的庄稼被它吞噬，牲畜房屋被它掳走，村里的人们便赶紧放下庄稼地里的活计，全力以赴防洪抗险。队里的男女青壮年组成了突击队、铁姑娘队，晚上巡逻河堤、加固码头，我的大姐就是其中的一员，大队的高音喇叭一喊，睡梦中的我们便听到大姐急急出发的脚步声，和母亲低低的叮嘱声。

咆哮后的黄河偶尔也会显出它温柔的一面，像是要弥补自己过失似的。那就是村里人常说的“淌鱼”。上游突降暴雨导致河水的极度浑浊，大量的黄河鲤鱼因无法呼吸而漂浮到水面换气，顿时，河面上全是翻着鱼肚白的鱼儿，一时间竟成奇观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村民们便拿起箩筐、背篓争先